

James Gunn

[美] 詹姆斯·冈恩科幻精品集



梦之终结

郭建中 主编 庄华萍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THE END OF THE DREAMS

「美」詹姆斯·冈恩科幻精品集

梦之终结

THE END OF THE DREAMS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郭建中 主编 庄华萍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之终结/(美)冈恩(Gunn,J.)著;庄华萍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11

书名原文:The End of the Dreams

ISBN 7-215-04608-7

I. 梦… II. ①冈…②庄…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534 号

本书已由詹姆斯·冈恩先生授权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6-98-03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61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定价:15.00 元

总 序

郭建中

詹姆斯·冈恩,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编辑和评论家,堪萨斯大学英语教授,该大学科幻小说研究中心主任。他 1923 年生于堪萨斯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战后就读于堪萨斯大学,并于 1947 年和 1951 年先后在该校获新闻学学士学位和英语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堪萨斯大学和西北大学搞过戏剧工作。此后在母校担任编辑工作和公关工作,并获得这两方面的国家奖。他因文学上的成就获得拜伦·考德威尔·史密斯奖;因教学上的成就获得埃德华·格里尔奖。

冈恩教授从 1948 年开始写科幻小说,他的硕士论文就是论述科幻小说的。因此,他一直是一位学者型的科幻作家。他曾任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1971—1972)和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主席(1980—1982)。他经常应邀在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科幻小说年会上发表演说。他也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赴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演讲,足迹遍及丹麦、冰岛、日本、波兰、罗马尼亚、瑞典、新加坡、南斯拉夫、苏联和台湾。

作为科幻小说评论家,他获得了几乎所有与科幻小说有关的奖励。1976年,他荣获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颁发的“朝圣奖”;同年,世界科幻小说年会授予他的《另一个世界:插图世界科幻小说史》以“特奖”。他的专著《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的基地》获1983年世界科幻小说年会“科幻小说成就奖”(即“雨果奖”)。1992年,他又荣获“伊顿终身成就奖”。1978年至1980年之间以及198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约翰·坎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每年评选出当年最佳科幻长篇小说,授予作者“约翰·坎贝尔奖”。

作为科幻小说家和编辑,他至今写了八十余篇(部)科幻小说,共十九本书,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他陆续编辑了七本科幻小说集。1988年,他主编出版了《科幻小说新百科全书》。他创作的四部小说被改编成广播剧,由NBC电台播出。1959年,他的《黑夜里的洞穴》被改编成电视剧。1969年,他的长篇小说《长生不老》被改编成电视剧,成为ABC电视网“一周电影”的节目;次年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每集播出时间长达一小时。他著名的小说除《长生不老》外,还有《倾听者》、《校园》、《快乐制造者》和近著《危机!》等。

他所编辑出版的科幻小说集,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当推四卷集的《科幻之路》了。这四卷分别出版于1977年(第一集)、1979年(第二集和第三集)和1982年(第四集)。集子一出版,立即成为美国大学中开设科幻课程的标准教科书,并不断再版。最近,他又续编第五和第六两集。一集是英国科幻小说,回顾了英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历程;另一集是世界其他各国的科幻小说,从中可以窥见科幻小说在非英语民族国家中发展的概况。

“詹姆斯·冈恩科幻精品集”是冈恩先生亲自选定的,

包括六部中篇和短篇小说集,即《未来之瑕》(1964年)、《迷幻时刻》(1970年)、《断裂点》(1972年)、《噩梦》(1974年)、《梦之终结》(1975年)和《人类之声》(1997年)。每部集子詹姆斯·冈恩先生都写了一篇介绍性的序言。

詹姆斯·冈恩是一位学者型的科幻小说家,因此,他的科幻小说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他曾对科幻小说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科幻小说是人类这一种族的文学。”在他的科幻小说中,他把人类看做一个种族,并认为人类一定会面临种种挑战。人类在迎接挑战时,不得不忍受痛苦,但终究会战胜各种困难和自身的弱点而不断前进。

冈恩以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见长。他的许多长篇小说实际上是一些表现同一主题的短篇小说或中篇小说的集结。“精品集”中的许多作品后来都发展成长篇小说,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作品的原型。

尽管冈恩小说的结构有相似之处,但其作品的主题往往不同于其他作家,他本人也从不喜欢重复同一个主题。例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要塞世界》(1955年)尽管也是写当时十分流行的有关银河帝国的故事,但冈恩在小说中的着眼点是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他们为生存而挣扎,而不是在进行浪漫的冒险。冈恩把自然主义引入了太空剧的领域。在后期的两部长篇小说《校园》(1977年)和《造梦人》(1980年)中,詹姆斯·冈恩实际上是进行了文体风格的创作实验。

总的来说,冈恩的文风有点忧郁、沉闷,并有一种逐渐增强的趋势。妇女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没有重要的位置。女人在困难或险境面前往往表现得畏缩不前,而男人在征服宇宙中必定会作出牺牲。冈恩的作品在科幻小说中有其独特的见解和风格。

1998年4月于杭州

序

我一直受到梦的困扰。

这件事说出来有些难为情,我甚至从未告诉过我的妻子。

倒不是说我不做梦。事实上,我做梦的频率跟常人无异。问题是我做的梦从来都不合常理。我猜想,别人梦见的大都是日有所思而无法得到的东西,在梦里他能够如愿以偿,从而得到一种补偿的满足。这样的梦境中没有负疚,也不会有好事难成的情形。

我的梦却不是这样。如果梦里有一桌盛筵,我从来都吃不到;要是梦见参加一场竞赛,总会有什么事情阻止我最终获胜——或者,即使赢了,也享受不到胜利的喜悦。

我大部分的光阴是围绕着学校里的活动度过的,所以经常梦见的事情也与学校有关。这样的梦真是糟透了:某一次重要的课我却迟到了;或者到了学期末才想起某一门该修的课我却从未去上过。在梦里我惊慌失措,而事实上我执教已经多年。今天的学生对于落下一节课,或是整个学期的课都不上,就好像偶尔忘了理发一

样,觉得根本不足为怪。

这样的梦要是偶尔发生倒也不算奇怪,不过是普通的噩梦罢了。可是我却不断地做这样的梦。有时我也做那些浪漫美好的梦,可是总有什么人或是什么事情,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打断我的美梦。

信奉弗洛伊德的人可能会说,一定有一个潜意识中的自我,不让我得到想得到的东西,甚至在我睡眠时也要来惩罚我。这一切都只是梦境中的东西罢了,不足为凭。可是最近我在想:潜意识,或者说活跃的潜意识思维不断地在实现梦想过程中设置障碍,不让人美梦成真,这对于一个作家的小说来说,是否反而是有帮助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呢?大部分虚构的故事或多或少是有关人们如何向往某种东西而无法得到。而最有意思的小说则是关于人如何怀有非同寻常的愿望,或是在实现这样的愿望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艰难曲折——也就是说,是关于人们因梦而受的困扰。

去年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兄弟出版了我写的四个故事的合集,书名题为《噩梦》,题目出自己故的前《类似》杂志编辑约翰·W·坎贝尔的一句话:“小说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梦。科幻小说包含了对技术社会的希望、梦想和恐惧(因为有些梦是噩梦)。”

人类的一些梦是噩梦。其中有的以噩梦开始,有的最终变成噩梦。我上一本书所讲述的——人类关于永生、快乐和征服宇宙的梦想——最终都变成了噩梦。

这本书里我要讲的是有关梦的终结。这三个短篇是去年出版的那本书中的几个梦想的继续和结束:《宇宙是一个寂寞的地方》、《快乐之旅》和《长生不老》。

上面讲的是有关梦境的,接下来我想说几句话作为

结束语。

根据我的理解,“末世说”(或称终世论)是一个理论术语,指的是有关末世的教义,诸如死亡、再生、不朽、现世生活的终结、耶稣之再临、审判和来世,等等。不知道这些词让你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对我而言——除了耶稣之再世,其他几个都可以作为科幻小说的主题。它们都是一些重大的问题,人们不再期待从理论中寻找答案。所以科幻小说通常具有一种宗教的特质,它已经担负起了中世纪传教士的职责。

所谓末世,讲述的是人类最终要在未来实现的梦想(假如能够实现的话)。对于科幻小说来说,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主题,因为科幻小说本身就是有关梦想与未来的。作为其主流,科幻小说所宣扬的是一种现世的宗教,包括作为衡量世间万物尺度的人类,和人类最终所能完成的使命的信仰,这种使命即是认识宇宙。现在,只有科幻小说能为我们提供惟一可信的描述,关于死亡、再生、不朽和现世生活的终结,亦即文明的终结,或者说人类本身的终结,当然还包括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比如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或是整个宇宙的终结。

我认为 C·S·刘易斯是第一个将“末世说”引入科幻小说的人,并把它称为科幻小说的“派生”(他还把处于困境中的人、玄学和由美和辉煌所引发的幻觉上的愉悦称为科幻小说派生的东西)。在《论科幻小说》一文中(见1966年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和沃德公司出版的《外面的世界》),他进一步阐述了末世科幻小说的价值:“这类作品表述了那些我认为有时不无意义的想法和情感。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不时想到自己的渺小,那种显而易见的孤立和对于自然界的漠视,以及想到在宇宙间缓慢的生物进化、地质演变和天体运行面前,人类的许多希冀(也可

能是一些恐惧)是多么可笑,都是不无裨益的。假如关于死亡的预言能够使人类紧张的心绪得到调节,那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这种体验呢?”

在探寻宇宙末世的过程中,科幻小说与所谓的极限结下了不解之缘。更壮大更美好——我们所信奉的进步——必然地演变成最壮大最美好,这就不再是进步,而是梦想了。当我们讲述一个明知不可能的梦想时,那是神话或幻想之作;而当梦境被诠释于现实的世界,并且被不经意地讲述时,就成了科幻小说。

在科幻小说出现以来的一百至一百五十年中,被讲述的梦想包括最强大的机器、最具魔力的磁铁、最完美的镜子、最大的望远镜和最小的显微镜等。科幻小说渴望了解未知的世界,从无穷小到宇宙边缘,从万物之始到宇宙终结。

像科幻小说那样,人类还有一种使生命存在形式简单化的天赋。面对生命的纷杂无序,这也许是惟一的办法。人类有意识地使世界变得有序,将种种表象的事物分类,有时还因此误以为这样的分类并不仅仅是为了便利,而且代表了现实世界本身。他们声称(显然不足信),“世界上只有两类人……”

科幻小说不仅带有“末世论”的色彩,并且因其通俗性而更易于将所描述的事物简单化。正如行为科学所做的试验那样,它企图限制所有其他因素,并预示某个特殊因素将如何得到发展。它摒除了一切外在的赘生物,所描述的是一个单纯的情境,将物质浓缩到它们的最本质特征,用其最基本的形态去描绘事物,而人物的刻画也仅限于应付那些事态所应具备的特质。

要达到这一目的,科幻小说作家必须摒弃一些繁文缛节,去展现生命存在的多样性及其特性的复杂性。一

些评论家误认为科幻小说的这一特性正是其形式上的主要缺陷,或者说是实践上的失误,但是这恰恰是科幻小说所特有的。关于这一点刘易斯评论道:

有人指责他们缺乏那种深刻的、展示细微之处的特点,这种指责是很荒谬的。如果他们真的具备这样的特点,倒是其缺陷了……任何一个好的作家都知道,故事的场景和事件越不同寻常,其艺术效果越差。相反故事越普通,他的人物越能显露出典型性。所以格列佛是一个寻常的小人物,艾丽丝也只是个普通的小女孩,要是他们显得更为不同凡响些,反倒会使故事失色许多……讲述不同寻常的事如何发生在非同凡响的人物身上,会使故事显得过于奇巧:亲历奇事的人物本身不应是离奇的,而应该尽可能是寻常人。

刘易斯还由此进一步阐述科幻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从现实事件推知故事和由离奇事件演化而成的故事。这两种类型被简单地解释为“由此而发展成为……”和“要是发生了……的话,那么……”,这恰好分别又是罗伯特·海因莱茵和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小说的题目。这么解释可能过于简单了,我可以再补充一句:大部分小说都兼容这两种类型:在即使最富代表性的所谓推知将来的小说中,可以找到那种“要是发生什么事的话……”的幻想的内容;而在最富幻想的故事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由此及彼的推理。

然而,将事物分类不过是对经验的一种总结方式,我在这本书里其实已经运用了这种分类法。《宇宙是一个寂寞的地方》是以前以“太空站”为题出版的一系列故事

的一个结束语,“太空站”系列是以《黑夜里的洞穴》开篇的。在此之前我写过两篇关于宇宙的演变史的文章。我认为科幻小说正越来越与现实世界脱节。而读者(尤其是那些初次涉猎科幻小说之迷境的读者)需要小说描述的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所发生的事件,由此才能达到更好的理解。因此,我着手将人类未来征服宇宙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件作为小说的题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样做是对的。《黑夜里的洞穴》被选为当年最佳故事,并被两次改编成剧本:一次是在 NBC 广播电台的“X 减一”节目;另一次则是被改编为一个一小时的电视剧,在老牌的“Desilu 剧场”节目中播出,定名为“轨道中的人”,由李·马文和 E·G·马歇尔主演。不过我还是碰到了一些难题:预先安排的情节,很有可能事实上发生了,比如说《黑夜里的洞穴》中的情节;而《宇宙是一个寂寞的地方》则仍然是一种可能的推测,跟现在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预测。可是由于它所讲述的是人类长久以来怀抱的到其他星球游历的梦想,它又像是一个神话故事,或者说还带有一种“末世论”的味道。

《快乐之旅》是纯粹的“末世论”。它所探讨的不仅是终极的快乐,还有现实世界本身的性质。这个故事是对于享乐学(所谓的“幸福科学”)的由来(《快乐医生》的主要内容。《快乐医生》一文是《快乐制造者》的主要部分的继续和结局。它描述了一个视快乐为惟一目标,并且政府也致力于使每个公民快乐幸福的社会。接下来在人人都达到幸福之后会如何,似乎有些落俗套,而《快乐之旅》正是从这里开始它的故事的。

《长生不老》续写并结束了《新血》中所讲述的故事,《新血》讲的是一个永生人的故事,世人争相想得到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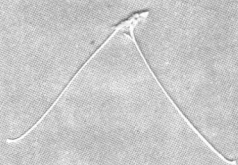
血液以返老还童。而《长生不老》写的是由“医学方式下”的长生不老产生的社会效应。

《新血》在 1969 年被改编成电影，在 ABC 电视台的《周末电影》放映；1970 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片名都被定为“长生不老”。但是，我的这篇小说《长生不老》恐怕不会被搬上屏幕，除非它能够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可能带来的来自医学界的批评，还有要达到永生所采用的各种方法中，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是可信的，而其结果也并非都如所愿。这里面既有预知未来的成分，同时又带有“末世论”的色彩。《长生不老》中所思考的是人类是否已充分准备好，去承担“不朽”所要付出的代价，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其代价。

《梦之终结》续写了《噩梦》的内容，讲述的是梦如何结束。而当你读完本书之后，觉得故事还没有终了，那应该正是梦的特点。梦从来不会真的结束，只有做梦人从梦中醒来。

詹姆斯·冈恩
劳伦斯，堪萨斯州

目 录



总序 / 1

序 / 1

宇宙是一个寂寞的地方 / 1

快乐之旅 / 65

长生不老 / 152

宇宙是一个寂寞的地方

(一)

泰丽·菲利普看着丈夫罗伊德从卧室出来。此时,罗伊德边走边梳理着他那灰白的头发,洗过之后的头发总也弄不平,戴了一顶锥形编织帽压住也无济于事,因为这儿只有地球重力的三分之一。

泰丽以不同于十年来习惯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丈夫。这十年来罗伊德比实际年龄老多了,看起来根本不像不到四十岁,脸色黝黑,额头、眼角满是皱纹,眼睛因白内障有些混浊,而且比以前更瘦了。但他仍然是一个相当英俊的男人,差不多跟当初婚礼上和她站在一起时一样漂亮。

当然,结婚这么多年来,也有一些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往事,但这会儿泰丽已经打定主意不去多想。

罗伊德看上去有些焦虑,估计是为了那艘宇宙飞船的事,她想。

但是,他开口问的头一件事是孩子们。

泰丽笑了，她居然还能笑。“保罗和卡尔早就起来了，他们俩在娱乐房里。都十点了，你这个瞌睡虫。”

“哦，好！不错。”他心不在焉地搓着自己的脸颊，呆望着固定在内墙上的金属扶梯横档，梯子往上通向拱形屋顶上的一扇方形门。门关着，上面传来“砰砰”的撞击声，还隐约听得见笑声。

泰丽柔声道：“早饭准备好了。”

罗伊德猛地回过神来：“哦，好的。”他坐下来，一口喝完冲好的橙汁，然后开始吃人造蛋，吃得很香的样子。“昨晚我回来迟了，都过了一点了，有没有吵醒你？”

泰丽掩饰道：“没有。录像内容又不太好吗？”

罗伊德皱着眉点点头。“第二百五十九天了。要是能再多坚持一天就成功了，他们将成为首次登上火星的人，他们肯定能坚持下去！”

她慢慢地说道：“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冷酷的人。那些人都是你的朋友，而你更关心的是这次飞行能否成功，而不是他们的死活。”

罗伊德呷了一口速溶咖啡，说：“你以为我就不会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吗？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前的两次努力都失败了，他们出发时对这些情况都是清清楚楚的。”

“你能想像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吗？呆在录像室里看着他们濒临崩溃的边缘，直到终于崩溃。而你又清楚他们距离你是那么遥远，天知道有几百万公里，你根本就无能为力。”

“对不起，别去想它了。”

罗伊德飞快地看了她一眼。“你并不真的感到抱歉，是吗？”他顿了一下，“我打算买两辆小摩托车给孩子们做生日礼物。”

泰丽本来两手捧着茶杯，像是在暖手的样子，听到这话她放下杯子，说：“罗伊德！卡尔才六岁，保罗也不过八岁！”

“你不可能永远把他们关在这六个房间里，他们俩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孩子，绝对不会出事的。”

“他们绝对不能玩摩托车。”泰丽斩钉截铁地说，嘴唇紧闭着，“我还是该告诉你，我打算离开你，带孩子们一起走。你正为‘圣玛利亚号’担心，我本不打算这会儿告诉你，可我们没法再过下去了。”

“泰丽！”罗伊德满眼惊慌，一副受伤害的样子，“我知道我这个人难以相处，但我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没有你和孩子们我没法生活，这你知道。你是我妻子……”

泰丽摇了摇头说：“你娶的是那个‘太空轮’宇宙空间站，你和那些人才是一家子，你根本不需要妻子。我真不知道当初怎么会跟你出来！所有的人都说我疯了，我还以为自己能行。我一定是疯了才和你来这儿的。”

“我在这个可恶的球体里面生活了十年！这儿散发着臭味，罗伊德！真的是充满了臭味——陈年的汗味，还有陈年的食物和油的气味。我每次一炒洋葱，那股味儿就几星期散不掉！空气又湿又稠，就好像肺里有湿棉花捂着似的。我想重新像地球人那样生活，我要回到地球上去，罗伊德，我再也不想离开地球了！”她的声音近乎发狂，“再也不离开地球了！”

罗伊德急急地说道：“但这儿还有别的女人！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基地，我们是宇宙居民，没有家人怎么过……”

“女人在这儿活不下去，罗伊德！”泰丽尽力克制住自己的声音，“别的女人和我一样作茧自缚，与世隔绝。你记得上一次见过她们当中任何一个从窝里出来是什么时候